



守山集

7
2

紀立功 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守山集

纪立功 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半山集

作者：纪立功

责任编辑：张脉峰

装帧设计：侯艳梅

出版发行：中国文化出版社

印刷：本社印刷厂

开本：140 × 203

印张：3 插页：6

字数：9.6 万字

印数：1000 册

版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62-86971-1-0/I·104

定价：12.00 元（人民币）

中文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自序

一篇作品完成，一部作品问世，给作者带来的当然是轻松和喜悦，如果有人能认真地研读作品，那还会引起作者的知音之感，但事情还没有完。

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这段话应当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文艺来源于生活，这层意思比较显，除了那些死心眼地“为文而造情”和“为钱而弄文”的人之外，这是大家都承认但也容易习而相忘的东西。二是文艺对生活本质反映的不到位，这层意思比较隐，

恰恰也是作者心里时常翻起的涟漪。作者的品质愈高，成就愈大，这种造屋千间总欠一间式的不满足感也就来得愈明显。古往今来的作家们对自己作品的反来复去的修改，是这种情绪的一种自然的流露。刘禹锡诗中所谓“只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算是精辟的概括。这种意深墨浅的感觉，除了对自己作品的不满足，同时也培养了对别人作品的不满意感，要不，怎么会有无数已死或未生的作家在同一题材领域里驴拉磨牛反刍一样的转圈阻挠呢。

对以往作品的不满足和不满意，鼓励和牵引着作家们进行新的创作，以弥补旧的欠亏，照此说，这是一种应当培养的情绪不过再完美的作品，都像珍珠一样存在着不圆满的缺憾。

二〇〇三年五月



作者小传

纪立功：1962年生人，医生，文学爱好者。1994年曾出版过一本极不成熟的旧体诗作品《北国红豆集》，1999年出版散文集《天使的微笑》。文学是人生的倒影，虽然这些印在水中的影子有时看起来比真的生活要美，但它终究不过是作者这个厨艺师精心调和过的酸甜五味。

目 录

自序	1
农家田园诗五十五首并序	1
杏林杂感诗并序	24
医生六记诗	32
组诗九组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诗八首	61
拟古意十二首	63
续拟古意十二首	66
无题诗二十八首	68
杂题诗十二首	76
赴京闲话六首	78
杂感十首	80
旅游诗三首	83
抗“非典”诗三首	87
后记	91

农家田园诗五十五首并序

田园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诗经》里的《邶风·七月》就开始描写古代农民一年里的“辛苦劳动”和“刻苦生活”，如：“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之类。到了晋朝的陶渊明手里，田园诗真正地站稳了脚跟，成为一个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系统。由于陶渊明在弃官归隐之后，要和农民一样春耕秋收，养家糊口，因此对田园生活就有了极其真切的感觉，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无形中也就成了后世诗人们学习的榜样。如《归园田居》中“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几句，绝不是身处田间以外的诗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句子，尤其是“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一句，如果不是诗人劳动后从夏秋之际黄昏中狭隘的田间小道上亲自走过，那种草长得道，湿露沾衣的景象就绝不可能在诗人的笔下凭空杜撰出来。当然，

诗人创作田园诗，并不一定局限在对田垌间场景的客观描写，更主要的是要写出置身田园和农村生活的各种感受，表达出在田园生活里滋生出来的带有泥土气息的各种思想感情。比如陶渊明，他的生活很拮据，甚至吃饭都发生问题，但他却能从农村艰难的生活中品味出隐逸悠闲的味道，如“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等诗句，就反映出诗人苦中作乐乃至自得其乐的恬淡心境。比如王维，他自己虽然不用为衣食而劳动，但他对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由此派生出来的平和闲逸的心态，却描写得很细腻。如《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当然，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的古代，广大农民处在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下，田园生活不可能都是这种悠然自得的境况，田园诗也不可能只限于这种轻松甚至带点甜腻的情调，要不陶渊明也就创造不出至今仍令人羡慕的“无纪历”，“靡王税”的“桃花源”了。因此，到了宋朝范成大的笔下，诗人以官吏而兼地主的身份，不但看出写出田园生活中美好的一面，还毫不客气地写出前人已经开头，但没有说深说透的农民在统治阶级欺压之下民不聊生的痛苦的一面。如《夏日田园杂

兴》第十一首中所写：“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给中国古代田园诗来了个内容上应有尽有的“集大成”。由此可以看出，田园诗在中国古代许多诗人的共同努力下，从叮咚的泉涧逐渐汇成一条淙淙的溪流，虽然在古典诗歌的奔腾大河中占不到主流的位置，但却牢固地占据了诗歌殿堂中的一间，发光生辉。

时间前进到二十世纪，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封建时代的结束和新中国的成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科技进步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生产力水平有了迅速的提高乃至质的飞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社会都发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在这种情形下，和其它诗歌一样，田园诗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有人说，农业文明产业诗，工业文明消灭诗，当然是个一偏之见。但从这种偏激的说法身上也可以引出某些思索。诗歌这种可供人类精神寄托和发泄的东西，是人们心理不平衡的产物，也是人们心理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从波动走向安静的抚慰品。从理论上说，有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诗歌，只要人类的生产生活还不能完全脱离土地，田园诗就不应该消亡。但诗不会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直截的推动作用，更不是人类生活的机械反映，当然也就和人类劳动所生产的物质成果丰富与否以及劳

动本身没有绝对的对等关系，至少不会成正比列。当慢条斯理的农业社会生活节奏消逝之后，代之而来的是工业文明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这可以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们在从小就受到的现代实用主义教育和对物质生活的疯狂追求的双重压迫之下，疲惫的肉体和麻木的神经已经使人们不会做诗，忘记了诗的存在，以至在普通人群中再谈论起诗的时候已觉可笑。仿佛那只是二十年以前年青人写情书的调味品。二是人类精神在快节奏重物质的现代生活的窒息之下，变得愈来愈苍白扁平的时候，在“返璞归真”和“回归自然”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今天，更需要诗的滋润和慰藉。换句话说，诗和近年来在双休日、长假、黄金周等种种休闲题目的推波助澜之下所产生的旅游热一样，都是在丰富的物质生活映衬下显得愈加琐碎贫薄的人类精神的宽松剂和营养品。近来旧体诗词热的一再升温也许包含了这个道理。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说田园诗和其它种类的诗歌比如山水诗一样，还没有失去它植根的泥土，虽然，在前人的辛勤开拓之下，疆域已不广阔。至于现代田园诗的内容，当套在农民脖子上几千年的剥削与压迫的枷锁被砸断之后，出于创作者和欣赏者心理调节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还会保留古典田园诗偏重田园和农村生活的恬淡

平和与田野风光的秀美宜人等方面。梁实秋先生在《雅舍小品·画展》里说过一句话：“我怕的是，‘蜀山图’里画上一辆卡车，‘寒林图’里画上一架飞机”，算是这种想法的一种参证。虽然作为现代气息的点缀如荧屏、天线、汽车、机器、飞机等入诗入画早已不是新鲜的东西。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田园诗在新旧体诗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不大，零零散散的不成气候，却一直有人在创作。如杨金亭先生的《林歌唱晚》二十六首就从不同角度写出了现代农家生活的面貌，其中一首《磨镰》：“南风一晌麦田熟，万户千家抢夏收。彻夜新镰开雪刃，磨刀石上月如钩。”风格古朴而气味清新，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地方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下面的这组诗绝大部分创作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以后只有个别的增补。当时刚刚走出校门，分配到偏僻的山区基层卫生院工作。对于一个出身农村，过了几年城市生活，又回到农村但爱好文学的二十左右岁的青年来说，田野趣味，乡土人情，当然颇有吸引力。因此，工作之余除了看书就是四处游逛，而工作的同时，和山区各阶层的人物也有广泛的接触。春花秋月，野水山村，农民的劳动（我本人回到家里时也要参加劳动）和喜怒哀乐也就成为印证脑海中

和书本上的旧诗与创作生活中新诗的好材料。从另一角度上说，醉人的田野风光和安逸的农村生活，也许本来就比现代化的城市节奏更能激发出人的诗意，尤其是青年人那种浅尝辄止一触即发的诗意。这样，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一共积累了两百多首内容已如上述的七言四句的所谓“七绝”诗。经初步整理后剩下一百六十四首，分为“春”、“夏”、“秋”、“冬”、“四时”五部分，结集名为“燕山农家诗抄”，欲行出版而未果，只好藏拙。只是当时还没有明确意识到，它们应当属于古往今来就一直延续下来不绝如缕的田园诗。

生活一晃过去了十几年，随着岁月的偷偷流逝，当年在基层工作中贮存到脑海里的各种情景和诗句，不但没有淡化和消失，而是愈来愈浓重清晰，在新的生活里还不断得到印证。犹如一个人对于他童年的欢乐永远不会忘记，只有在成人后更加向往。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到北京出差办事回来，坐汽车行驶在燕山深处一条未改建完工的崎岖山路上，欣赏风光之余，又热又渴，在一个山坳里，发现有人在田间提水浇地，便停下来去讨水（在各种罐装饮料风行的今天，这真有点原始古朴的味道了，令人难以置信，但在边远山区却是寻常的事，至少说我从少年时期开始无数次地做过这样的事），劳动者是母女二人，二十左右岁的姑娘在迎风拂动的

秧苗垅间把我们领到不远处她们取水的地方，一口山间小井上面，汲水的工具竟是十分古老的桔槔！用瓢大口地喝着姑娘新汲出来清甜的山水，我的大脑中闪现出范成大的诗句：“黄尘行客汗如浆，少住农家漱井香。借与门前磐石坐，柳荫亭午正风凉”——千年古句获得了即刻的新生——和我自己十年前的旧作也就是下面选的第五首，同时还隐约想起唐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历史在小事情上也有惊人的相象之处。当然，现实和文艺之间的距离正是引人向往美好与忘却痛苦的津梁。上面的这些想法都不过是头脑中的昙花一现罢了。

一九九八年，在朋友的怂恿下，准备出版一本诗集（后因故未能出成），我再次整理这些极不成熟的“少作”，几经删削取舍之后，剩下六十首。在二〇〇一年最后一次订正时，又删去五首，剩下五十五首，易名为《农家田园诗》，此外再也找不出较为满意的东西了。从内容上说这些诗约略地勾画出了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北方山区农村和农民一部分劳动生活的面貌，这当然主要指的是广大农民生活中积极的愉快的主体的一面，换句话说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一直企盼着的农村生活中恬淡、闲适、平静和劳动中自得其乐的一面，而对生活中消极的不愉快的次要的一面则没有涉及——这也许

是一个二十左右岁朝气蓬勃的年青人很自然的看法——比如在今天还存在的和古诗中的某些情景很类似的现象：个别上级干部借下乡（附带说一下“下乡”这个词在诗里的来头也很古老，在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里有一首诗“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青钱买酒回’”，写小吏借“下乡”之机，到村里去敲榨农民）之便或纯粹以“下乡”为借口，到下面去白吃白拿。有的乡村干部甚至堕落成为地方一霸，为所欲为。还有农民苦不堪言的各种硬性摊派，收购农副产品打白条等等，这些二十世纪结束之前虽不普遍也绝不罕见的消极现象，就没有描写，这毕竟是生活中非本质的次要的个别的一面。只是在第四十七首中轻描淡写地说农民余粮吃不了无处堆放又没法卖掉，这也许是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僵硬不适用，而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的必然现象。第十五首说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之后，一些山场被开垦成耕地，从长远看，也是一种好心办错事式的失误。对商品流通已经逐渐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生活也未能尽兴描写，只是在第四十六首中说农民在秋后商量要到京津大邑去贩货。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广大农民的生活和旧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用过去常说的一句话说就是已经

“翻身作主”，从被地主阶级奴役一跃成为土地的主人，尽管还有诸多的痛苦和种种的磨难，但却扼杀不了他们在新的条件境况下积极向上的勇气，乐观通达的精神。如果说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和诗中所向往的那种耕者有其田，人人爱劳动的安定宁静的田园生活仅仅是一个空想的乌托邦，那么今天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我们就要抓住主流的一面进行描写（虽然从纯艺术的角度看，这样的选择未必明智），有如面对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富有诗情画意的姑娘，当你在欣赏她动人的美丽时，何必要数落她的缺点呢。

顺便说一下，这些诗在创作的过程中，基本上是本着“事事有来历”的态度进行的，如作者不止一次地遇到看到这样的情形，农村中的老年或中年人（多数是女性）于逢年过节时在坟头的供桌或家里的香案前祭告说：现在的生活好了，不挨饿了，请先人们也多化些纸钱去享用吧等等，也就是下面的第五十五首中的情景。它们都是发生在作者身边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事，只有按需要进行剪裁，而没有夸张杜撰的必要。但有许多首创作得很原始粗糙，也就算不得诗，在整理过程中只好削弃。有些诗在内容方面虽然有保留的余地，但在艺术上不满意，也只好割爱了。比如有一首写农民非常爱惜粮食但从儿童的角度反映出来的诗：“林下顽童酣战忙，金

秋秸杆作刀枪。穗头折下无丢处，插在人家薯地旁。”另有一首描写农民尤其是女子学习科学文化上夜校的诗：“冻地寒天跃跃人，东家西户女儿群。五千年里织针手，换作今朝文化心。”又有一首描写多情的农村姑娘惦念出门远行的情郎很细致的心理变化的诗：“哥欲出门妹挂连，端阳已近嘱何言？寻些苇叶通宵煮，粽子今年格外粘。”还有一首写慈善的老婆婆想用旧思想匡正新一代的诗：“邻家昨日娶亲来，拄杖登门唠剪裁。古训贤言都说尽，笑答天地已重开。”等等。同时在几次整理时，在不影响原有意境的情况下，对部分词句作了某些改动，一方面试图使诗作较有韵味，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开始创作时所历情景和写作水平比较真实的原貌。但愿这不是一种奢望。

也许我的思想不免迂阔，硬要把这些极不成功的作品敝帚自珍地贴上田园诗的标签自欺欺人，那就只能让别人鉴别识破和时间去检验淘汰了。

一九九六年秋第一稿

一九九八年第一次改正

二〇〇一年冬第二次改正